

綠漪草堂文集

綠漪艸堂文集卷二

湘潭羅汝懷念生著

說

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說

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鄭孔舊說凡食餘悉祭惟父得

子餘夫得妻餘則不祭言其卑故也非此二條悉祭

熊氏安生
曰父得有
事故

子餘者謂季老致事傳家事於子孫子孫有賓客之事故
父得餽其餘夫餽妻餘者謂宗婦與族人婦燕飲有餘

朱子

曰餽餘之物不可祭先祖雖父不㠭祭子夫不㠭祭妻案此節

斷㠭朱子說爲確而顧氏曰知錄駁之㠭爲下二句別是一條

不蒙上句謂不但名分有所不當而㠭尊臨卑則歟者之神火

必不安。又云此謂平日四時之祭若在喪則祥禫之祭未嘗不行夫不祭則竟不祭矣何曰祥禫可祭而四時不可祭豈四時之祭不可安而祥禫之祭可安乎古禮父爲長子報服三年妻禫父服服夫夫夫母服報妻古禮父在爲母期而爲妻夫期說見讀禮通考期喪故云夫母服報妻唐高宗世好易母之期服夫三年制未嘗計外者之不安而不服也而祭獨計其不安乎且古人祖考有太廟之禮而子與妻無明文其爲祔於祖廟無疑也然則四時之祭夫斷無專祭子與妻者矣

來百工則財用足說

中庸來百工則財用足章句曰來百工則補工易事農末相資

故財用足。雙峯饒氏引伸之曰財。是貨財用。是器用。農得用。是生財工。得財。是贍用。推此可見。農末相資。則上下俱足。蒙意若如此說。是所謂財者。專指穀。而所謂用者。專屬農。有是乎。且理財爲大國之大計。其道乃託之於百工。殊非倫類。案財字所包者多。周易何。呂聚人曰。財。注財所。呂資物生也。周禮天官太宰。呂九賦。欵財賄。注泉穀也。禮坊記先財而後禮。注幣帛也。又禮器設於用財。注財物也。各是土地之物。此財字。夾祗。俗物字看。言工聚則物用足也。抑要有說焉。財寶材之段。俗字財材裁古。多誦假。如易泰卦后。呂財成天地之道。釋文財荀伯裁是段財爲裁。如孟子有。諱財者。是段財爲材也。左氏傳曰。天生五材。民於是用之。

孟子曰材木不可勝用也古之言材用者如此百工資材用而生材用㠯百工而聚故來百工則材用足經旨殊爲直截不煩講家之曲爲說也

農得用㠯生財工得財㠯贍用饒氏此說乃从朱注農末相資衍出然四民中士固無論今除商而單言農何也且百工夾安得謂之末案左昭六季雖刀之末將盡爭之史記秦瑯邪頌曰上農除末黔首富是古人固㠯商賈爲末卽朱子注孟子市蜃而不征節云蓋逐末者多故屢㠯抑之彼處末指商此處末自夾指商農末相資者謂農未與工相資非謂農與末相資也

櫓巢說

禮記禮運篇夏則居櫓巢古本櫓俗利本同家語夾俗櫓句解音魯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引俗櫓巢左傳成十六季正義引說文云櫓澤中守艸樓也案說文櫓澤中守艸樓櫓大盾也

或从鹵佞性正義誤㠭櫟下之文爲櫓下之文也禮記釋文云
櫓本又作增又作曾今玩禮文則㠭佞性曾爲正曾爲層之俗字
說文層重屋也古如層城層雲層宮司馬相如傳字皆佞性曾巢蓋

言重疊爲巢也櫟櫟乃後人妄加木旁櫟又沿櫓而致譌也夫

櫓爲大盾禮儒行篇禮義㠭爲干櫓又爲城上守禦望樓見玉
篇後漢公孫瓚傳樓櫓千里字大佞性唐馬燧傳設一門爲譙
櫓皆言望樓也又釋名船尾曰柂在旁曰櫓呂蒙取荊州使白
兵搖櫓皆與巢尻無涉櫟爲守澤艸樓上古安得有此故巢佞性
櫟者大非

輪人望其轂欲其眼也說

考工記輪人望其轂欲其眼也注眼出大貌也鄭司農云讀如限切之限釋文云魚懇反限夾魚懇反而近本遂直音懇夫曰魚懇反則不音懇明矣

當爲音很

而蒙意眼只讀如本字今音或與

產叶而古音則讀若掩也限音今讀若陷而古音則讀若險

平簡

切唐韻切眼爲五限與釋文之切魚懇正同蓋懇今音讀如肩

而古音當讀如遭

懇許氏原書無徐新附惟也从心狠聲

眼與限皆从艮得聲而

艮今音讀古恨切古音當讀如建說文艮本伦艮很也

艮从艮得聲

方言曰艮堅也釋名曰艮限也皆㠭疊韻爲訓可證也知艮之

本音爲建而从艮得聲之字可知矣而注所云出大貌者則正

謂如人之目睛突出初不必謂出大爲別一義而別一音也至

眼限自六朝唐宋，猶能不失其本音。謝靈運斤竹澗詩企石
挹飛泉攀林摘葉卷，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顏延之陶潛誅
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棄官稚賓自免蘇轍雪詩終勝溪嶂
長熏眼典衣其子成高謙送孫提刑詩開軒揖佳客退食事書
卷爲政曾幾何清風自無限古人多上云去誦押此皆用古音而後來字
書則已轉變之今音爲正而已古音爲叶矣。

說賓

儀禮聘禮之言賓者凡十其言賓用束錦償勞者一其言賓之
者四其一夫人使下大夫勞曰二竹籃方至賓之受如初禮賓
之如初其二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上介韋弁曰受如賓禮

賓之四馬束錦其三大夫召束帛致之賓如受饔之禮賓之乘
馬束錦其四上介四豆四籩四壺受之如賓禮賓之四馬束錦
其言無賓者又一士介四人皆餼太牢米百筥至士介朝服北
面再拜稽首受舞賓一賓朝服問卿至賓降出大夫降授老幣
舞賓一賓介皆朝日拜於朝至致之召侑幣如致饔舞賓一送
賓至公使卿贈如覲幣受於館門外如受勞禮舞賓一使士贈
眾介如其覲幣大夫親贈如其面幣舞賓其見於注與疏者賓
出迎勞者注曰欲賓之釋曰司儀注云上於下曰禮敵曰賓此
言賓者欲見賓召禮使者又賓用束錦賓勞者注曰言賓者賓
在公館如家之義大召來者爲賓釋曰凡言賓者謂報於賓今

卽召勞者爲賓也。大氏賓者致敬之意。主國之卿大夫與賓介皆互用之。然在禮經則賓與擯爲二字。夾爲二事。儀禮注云：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與賓不同義。而說文則爲一字。云：賓導也。从人賓聲。或从手從擯。豈許君所見儀禮非今本邪。其禮誣篇山川所曰儻鬼神也。則訓爲禮接。石經從擯夾省從賓。周禮春官王命諸侯則賓。注出而接賓曰儻。儻之使前召受命也。詩小雅：儻爾饗豆。則訓爲陳。

說介

說文介畫也。从人从八。畫，畛也。象田四介聿所曰畫之。是則介與畫同義。今經傳中本義隱而別義繁多。經籍纂詁於介韻下。

引證至三十餘條而算明其非本字本義也。惟易豫介於石孟子不曰三公易其介是介之本義。蓋介如封疆各有限制不易其介者不易其所守也。介如石者如后之有輪廓也。其離騷之耿介後漢馬融傳之介特馬援傳之介介荀子修身篇之介然并同此義。若易晉之受茲介福左襄二十八季之貴介弟哀十四季傳之有介麋焉注釋家之訓爲大者皆奔之俗字說文奔大也从大介聲是也。若崧高之錫爾介圭則玠之僭字爾雅珪大尺二寸謂之玠說文玠大圭也是也。若詩小廟既醉之介爾景福七月之㠭介眉壽楚茨阜麓行葦潛之㠭介景福甫田之㠭介我稷黍傳王家之訓爲大訓爲助者疑爲匱之僭字匱从

人凸乞也俗俗丐人之所凸故須乞求誦俗文曰求願曰勾勾福勾壽云者祈福祈壽之謂較助之義爲洽也若聘禮之七介五介三介注疏未釋其義陳澔集說引呂氏曰古者賓必有介介副也所㠭輔行斯事狀義則爲輔而字當作介介在介疋說文皆訓爲謹㠭脩使脩係諸字之从人脩之㠭介爲賓介之本字說文當曰介賓之輔也从人介聲一曰謹也或原本如此而後來轉寫脫之歟不狀㠭聘禮之副賓者而脩介畫爲之夾何取義乎

說春秋𧈧蜚

春秋𧈧蜚與詩螟螣蟲賊異同蓋自周秦至兩漢諸儒不得其

說久矣其軼乃出於呂覽與宋程沙隨羅端良合勘而始明案春秋莊十八季秋有蠭左氏傳云爲灾也杜預注蠭短狐也含沙射人本艸謂之射工疏曰穀梁傳曰一有一凸曰有蠭射人者也洪範五行傳曰蠭如鼈三足生於南蠭姪女惑亂之所由生也服虔注蠭短狐南方盛暑所生其狀如鼈古無今有含沙射人入皮肉中其瘡如疥偏身中漿漫蠭故曰灾夫謂生於南蠭則魯不當有謂南方盛暑所生則秋不當有謂姪女惑亂之所生則當射其姪者不射其不姪者詩何人斯章云爲鬼爲蜮則不可得召其潛形水中人不得見故與鬼同稱射人夫屬偶狀惡在其爲灾於國魯叟所書其非是物明矣呂氏春秋任

地篇曰又鵠蟻蟻高誘注曰蟻或俗臘食心曰蟻食葉曰蟻充州謂蟻爲臘音相近也沙隨春秋刪目曰有蜚或跋隸古春秋俗蟻蟻音特合二書觀之則春秋之蟻卽毛詩之臘臘說文俗蟻詩釋文引說文俗蟻而隸古春秋俗蟻則不獨聲相近亥形相侶也此六書假借類也春秋莊二十九季有蜚杜注及劉歆諸家皆言爲負蠶疏引劉向云蜚色青非中國所有南蠶盛暑男女同川嬉風所生爲蟲臭惡公娶齊姪女故蜚至天戒言爲將生臭惡閼於四方也顏師古注漢書謂蜚者中國所有非南蠶之蟲未詳向所說灰已疑之諸儒又言蜚僅害人衣物與春秋凡物不爲灾不書之例不合於是宋劉敞引山海經蜚狀若

牛而白首一目虬尾行水則竭行艸則枯見則其國大疫欲召此當春秋所書之蟲則幾曰蜃史爲志怪之書矣案余正釋蟲蜚𧈧𧈧郭璞注𧈧卽負盤臭蟲疏曰此蟲一名𧈧𧈧一名負盤漢書及左傳注多俗負蠶者呂此下有𧈧蟲負蠶故相涉誤也狀則說文之㠭𧈧爲負蠶火當由傳寫之譌矣而爲灾之說則諸書皆未詳也余正翼曰蟲者負盤臭蟲也俗盛而輕小能飛生艸中好呂清日集稻上食稻花田家率曰蚤俗掇拾置他所至日出則皆散去不可得矣旣食稻花又其氣臭惡能燻稻使不蕃春秋書之當由此爾蓋蟲之爲灾自周秦漢唐皆算之知至宋羅願氏而始明也而汝懷更得之目驗焉鄉居常有蟲飛

集窗几或著人衣大如小指形長而圓碎之臭甚農人謂之掀盤蟲輒曰今歲掀盤特多稻畧傷矣證之端良之說而益信曰盤蓋象形也其與食心之螟食葉之膳食根之蟊食節之賊皆蝗類者種微不同而其害苗則一故或爲灾或不爲灾也於已知薄儒之多臆說而傳注之未能悉據矣世人動薄攷据豈知攷据一有不到而經義千古不明哉

羊舌肸習春秋說

晉語第七悼公曰何爲德義司馬疾曰諸侯之爲日君在君側曰其叢行召其惡戒可謂義德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未向使傳太子彪楚語上莊王使士亹傳太子箴辭曰

臣不材無能蓋焉王卒使傳之間於申未時未時曰穀之春秋而爲之讐讐而抑惡焉曰戒勸其心案晉悼公時周爲靈王魯爲襄公楚莊王時周爲定王魯爲宣公皆云孔子從春秋時尚遠晉語注曰春秋紀人事之讐惡而目呂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杜氏左傳序曰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詳四方之志諸侯次各有國史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又示勸戒其餘則皆卽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又曰其發凡呂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墨法史書之舊章仲

尼从而修之。呂成一經之誦體狀則孔子未修之先。舊史亥甚可觀。所曰流傳於晉楚而莘舌與申公等得曰服習之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歎周禮在魯。杜氏曰：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是春秋者編季紀事之誦名。不獨魯有之。周已有之。孟子所謂魯之春秋則孔子所修者。呂魯與晉楚對重在魯字。非呂春秋與乘檮杌對。其實列國之史皆得謂之春秋。但魯未改而晉楚別去耳。

惡紫奪朱說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蓋言世不賢朱而尚紫故朱爲紫所奪。孟子小變其文曰：亂朱亂灰猶之奪也。其實孔子非惡紫乃惡其

奪朱何昌明其狀也玉藻曰衣正色裳閒色則紫當與綠與紺
緘一例可用於裳何昌不惡綠與紺緘而獨惡紫蓋春秋時人
尚紫至違古制而用於衣有賤于賢尊凌卑之意故曰奪朱而
其先齊桓昌敗繁染紫恐其不行而自衣紫昌率國人故得賈
十倍出國策此正齊桓之謫魯則桓公始爲元冠紫綾自茲昌往
寢成習尚孔子雖明斥先君之非故託言之時文家不明此義
則信孔子欲去紫昌存朱矣

南嶽衡山說

余正釋山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 郭璞注衡
山南嶽

釋山又曰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
嵩高爲中嶽 郭注霍山卽天柱山潛水所出也

周禮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正西曰雍州其山鎮
曰恆山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

尚書舜典至於南嶽傳南嶽衡山

毛詩崧高維嶽傳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恆
班固白虎通曰嶽者何謂嶽之爲言揚揚功德也南方爲霍霍
之爲言護也言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

應劭風俗通曰嶽猶考功德黜陟也泰山山之尊一曰岱宗岱
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又嶽長王者受命恆封

禪之衡山一名霍言萬物霍狀大也

漢書地理廬江郡灊

案應邵晉灼音灊文韻
音岑今六安州霍山縣

下曰天柱山在南

有祠

案山在今安慶府潛山縣西北

長沙國湘南下曰禹貢衡山在東南荊州

山

尚書曰又月巡狩至南嶽南嶽衡山也

史記封禪書曰其明季冬上巡南郡

徐廣曰元封又季也

至江陵而東登

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嶽

案漢書郊祀志同

漢書郊祀志自是又嶽四瀆皆有常禮東嶽泰山於博中嶽泰
室於嵩高南嶽灊山於灊西嶽華山於華陰北嶽常山於上曲

陽

案此爲十二季

謹案南嶽之見於荀載者章章矣其本爲湘南之衡山而灌蒼
帝移祀於灊之天柱者無疑也狀而論者且聚訟不已主爾雅
荀說者肇於風俗誦之衡山一名霍山繼之呂孫炎之注爾雅
謂霍當作衡此㠭圓融爾雅後說而是者謂天柱之次屬衡矣
彭尚書維新有南嶽衡山辨謂衡有天柱峰潛之山稱天柱與霍山屬假借
主爾雅後說者郭璞爾雅注已闕落而見於書舜典詩崧高左傳昭四季三正義所引
謂衡霍兩山皆有南嶽之名灌蒼非在爾雅荀則歟非灌蒼移
祀此㠭圓融爾雅荀說而甚者謂天柱之次名衡矣全氏經史問答說詳於段氏經韻樓集論南嶽如此狀不應一
篇之中顯爲乖異其霍山之云未知所指固不得㠭潛之天柱

當之觀史記封禪書始引尚書南嶽之文灌書郊祀志初敍天柱號曰南嶽與史同後復云自是又嶽四瀆皆有常禮南嶽瀟山於瀟云云則馬班之時或無兩山皆稱南嶽之見其因移祀而始箸爲典禮文意尤自分明且皆稱天柱稱潛山而不稱霍卽地理郡國兩志廬江郡內皆無霍山狀則天柱在瀟時或無霍山之名其曰天柱爲霍山者始於張揖廣雅揖始見當時號天柱爲南嶽㠯爲爾雅霍山當卽指此故坿會爲言而後來郭景純又本之㠯注爾雅霍山之名當成於魏晉之際今六安州之霍山縣卽瀟之瀟縣六安卽瀟之六縣霍之名州自梁始霍山之名縣自隋始開皇九年詔定衡山爲南嶽而廢霍山爲名

山蓋自漢元封呂來天柱久假南嶽之名至是始復其故而天柱橫被霍山之名遂千古不廢斯實出誤會爾雅者之肇錫矣且爾雅呂大山宮小山爲霍而方志稱天柱山聳削無坳則又名實之不符此所呂不見於馬班范三書也惟全謝山呂吳芮封衡山王而國於江夏江夏本九江之所分故呂天柱爲望而名其國厥後淮南分爲衡山次在江夏二衡山國皆不在長沙故謂霍山本一名衡山方志說
次如此且均在元封呂壽其言頗辯及細核之而實不狀也攷史記漢元季項羽呂鯨布爲九江王都六吳芮爲衡山王都邾漢江夏郡邾縣今黃州府黃岡縣四季大布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皆屬又季往吳芮爲長沙王都臨湘

今長沙芮

墓在縣北

十一季黥布反

高祖自往擊之太子長爲淮南王

季

文十六季上憐厲王卽廢失國早歿乃立其三子安爲淮南王勃爲衡山王賜爲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觀於黥

長

布都六六屬廬江吳芮都邾邾屬江夏若以天柱爲衡山則芮

宜都六乃反曰之都布則其大國非取於坱圠近之山川以爲望

可知也而必以天柱爲衡山不其泥乎狀大國之號衡山則固

何說案尙志南陽郡雉下曰衡山澧水所出東至郾俗腳者非入汝

說文澧下曰澧水出南陽雉衡山東入汝水經注醴水出雉縣

衡山卽山海經中山經之衡山馬融廣成頌曰面據衡陰在雉

縣界故世謂之稚衡山衡山名國其曰此歟若謂南陽別郡則

都江夏之邾者取望於廬江之潛原出本郡之外自道里計則
黃州距南陽約八九百里而黃州距霍山夾約六百里班書諸
侯王表敍曰北界淮瀕畧廬衡爲淮南小顏注廬衡二山名所
謂衡者夾當指此山矣或曰廬衡爲廬江衡山二國夾不可知
狀如方志所言封淮南者都壽春今鳳陽府壽州封廬江者都舒今廬縣城
當指霍山距舒城百四十里則三國者相距
二三百里間不應如是之逼促而史公謂淮南衡山疆土半里
則方志所言都舒城霍山者蓋未足據且淮南王安謂伍被曰
令我令樓櫟先要成皋之口周被下穎川兵塞轘轅伊闢之遺
陳定發南陽兵守芒關河南太守獨有洛陽自南陽苟不爲淮

南轄地則奚能發其兵哉衡山雖由故淮南而分亥必因故衡山之蹟固不必定目天柱爲望矣蒼帝紀南巡登灊天柱山應劭注曰南嶽霍山在灊此非謂天柱爲霍山其謂霍山卽指衡山亥猶其衡山一名霍山之說百夫衡之轉督爲霍古者方音不一或則呼衡或則呼霍此應氏之說尤足爲爾雅證明卽說文篆篆下所謂南霍者當亥此義管見聊備一說埃及者正焉六書轉注說

轉注之說自宋以來未明也其所目不明者則專於考老二字求之而失建類一首同意相授二語之故如舊說考字左迴老字右轉旣於二語無著而或目老者考也考者老也之互訓當

之於同意相授之說。玆近矣。狀說文中互訓，如裁製衣也，製裁衣也，甘美也，美甘也，呻吟也，吟呻也，奩餽也，餽奩也。此類實繁，意則同而首不一，不得謂之轉注矣。或謂首卽部首，如水爲首，則曰水注同部之字，木爲首，則曰木注同部之字。狀曰考老之互訓例之，則从水者江不能訓爲河，从木者松不能訓爲柏，首則一而意不同，不得謂之轉注矣。故夫轉注云者，一首須同意之一首同意，須一首之同意，不能分割而僅居其一也。奚曰：明其狀也。老部首也，考部中字也。老从人毛匕今化字，考从老省，万聲。老之爲首，取諸他部之毛，而考从老省，則雖曰老爲首，而適目毛爲首矣。从毛而注之，老从老而注之，考非轉注乎？非一首。

而又同意乎部中耋者耆壽等字皆从老省卽皆一首而同意許書獨舉考林老者次目其互訓於同意之義易明而不謂轉生繆轍也

考老之爲轉注義既明矣猶有徵乎曰有請卽許書之自言者證之四篇莘祥也从艸象四足尾之形美甘也从莘大美與蕭同意三篇詣渠慶切部蕭吉也从詣莘與義美同意十二篇我部義已之威儀也从我从莘九篇苟己力切自急殲也从莘與義蕭美同意十四篇午牾也易冒地而出也象形與矢同意壬佐北方也僉極易生象人裹妊之形與巫同意勺象形中有寶與包同意其所言同意者皆爲一首蓋卽其所謂轉注者矣而觀其

同意之字徵見全書不惟不在同部且不同篇則愈曰見隸本部卽爲一首之非而考老同建首於他部之毛爲足據也

說文所言同意之字更有可能者三篇晨早昧爽也从曰辰

日又

手也从曰曰居玉切案當讀若臼辰時也辰大聲彔夕爲爛曰辰爲晨皆同意

三篇臥持也象手有所臥據也讀若戰七篇夕部臥早敬也从丑夕持事雖夕不休早敬者也案卽今夙字又手於晨持事於

晨夕之意三篇效力几切音纏二爻也部爾麗爾猶靡麗也从門效从爾

聲此與爽同意爽明也从發大又篇工巧飾也象人有規榘與巫同意

巫巫祝也象人兩袞舞形與工同意古文工高崇也象臺觀高

之形从口口與倉舍同意倉从食省口象倉形舍从人尸部央

中也从介在尸之內大人也央旁同意一尸口象屋也口象築也二部旁溥也从二

閼方聲李陽冰曰仍象

旁諱之亞皿象形與豆同意六篇林部霖今俗豐也从林爽爽形也

或說規樽字謂夷卽樽字也从大冊冊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也霖與

庚同意商書曰庚艸鱗霖九篇广部庚屋下眾也从广英英古文允字汝槐案广部廳堂周屋也或

是塵與庚同意七篇韭部象形在一之上與耑同意耑部物初生之顧也上象生形下象

也日部筭从殘肉日晞之與俎同意俎从半肉且荐之也上象生形下象

部鼠毛鼠也象髮在囟上及毛髮鼠鼠之形也此與籀文子字

同意子部曰孚古文子从从象髮也天部奔走也从天卉聲與走同意俱从天

二篇委鵠也从天止天者屈也十四篇自部小自也象形官吏事君也从宀自

阜猶眾也此與師同意六篇帀部師从帀从天止天者屈也乚部象春艸木宀

曲而出與一同意一篇一帀部自四帀眾意也斗門象形與叢同意

上下誦也聾玉聰也从斗門象形與叢同意

巵从鬯从又而勺象形巽者推而予之此與予同意四篇卒推予也象相与之形段氏曰召一推勺猶召十推召也召上所言同意字大都皆建類一首惟農夙皿豆孚巵三者畧殊蓋同意之又一例也

要目許所未言者引伸之八篇戶陳也象臥之形而扉扉屬屨之轝等字隸焉尺十寸也人手郤十分動脈爲寸口十寸爲尺从戶从乙周制度量皆召人之體爲法而咫隸焉尾微也从到毛在戶後而屬屈尾屨等字隸焉屨足所依也从戶服屨者也而屨屨屨等字隸焉皆从屨省夫戶與尺與尾與屨各爲部首了不相涉而尺與尾與屨乃悉召戶爲首又皆於人身取義

而履屣辱屐之从履省與考考之从老省何殊則爲許書易其文曰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授屣履是也無不可者又如七

篇山

蒼延切

交覆深屋也象形家宅室宏等字从之宮室也从宀

躬省聲穴土室也从宀八聲突穹竊窻竊究竇邃等字从之宮與穴與宀各爲部而皆㠭宀爲首則皆㠭宀爲注而宀部之字與宀部之字無不同意雖不从穴省夾猶之乎从老省从履省矣

狀夾有本部偏旁之字而有一首同意之義者七篇禾从木象其穗而部末諱次稱科程稷秭秅柘七字皆言程品者於稱下發其義類謂分寸衡量祀於秬粟故諸程品字皆从禾而與部

中从禾本義之字不類七字獨自同意則火轉注之類矣酉部之酒醇醕醕酬酢義火同之由是知一首云者乃一類之謂卽居旁居足皆可謂之首也

偏旁之爲轉注更有足證者三篇部首句曲也从口以聲部中所隸塵三字拘止也从手句笱曲竹捕負笱也从竹句鉤曲鉤也从金句夫从口以而注之句从句而注之拘笱鉤所謂轉注也三字皆从句所謂建類一首也三字皆義取於曲所謂同意相授也狀舉此則疑於隸本部卽爲一首矣而他部隸字繁多義不一類不得昌此概之故當誦觀之昌盡其變拘从手句則从手延授从手受擰从手舉類也笱从竹句則與竹部之笱从竹巫笙从竹生筭从竹弄筭从竹具第从竹弟類也鉤从金句

則與金部之鉶从金口鑿从金斬衝从金行剗从金刀類也呂原可剗諸手竹金各部之字而令其歸於句類此變誦呂求無濡若自物呂類聚隨其所之也狀既可呂各部之字歸

類於句夾可呂从句之字歸於各部泥則不能誦矣

有呂一字而注數部者有呂一部而受數部之注者有呂一字

而受數字之注者如四篇自

古鼻字

部注於鼻部則鼻从自界注

於十篇心部則息喘也从心自注於犬部則臭从犬自十篇大

部象人形而夫

大太

大在

人之臂夾也从大象一上夾人之臂夾也从大象

刃天

屈也从交

交脰也

剛夾之形今俗亦

切

大象形

象交形

亢从大象偏曲之形矩之古文

夭

放也从天八八分也古老切

名部皆呂大爲首是呂一字而注數部也如

心部息从自注志从虫注意从音注懨从冊注愚从禹注忍从

刀注惄从貞注犬部臭从自注耄从彑注臭从目注狃从舌注

戠从戸注是一部而受數部之注也。如心部慶从心夊从鹿省。本部奏从夊从十从申灋从水从廌去炎部變从又持炎辛是呂一字而受數字之注也。若是者何也。獨文爲文如一ノノ八之類合

文爲字。字者孳乳而生其誦輸互受。本如水之流轉灌注而特大轉注一門者。又呂濟指事象形諧聲會意之窮也。蓋指者一事象者一形諧者一聲會者一意各不相謀。惟會意一門兼形夾兼聲且兼眾形不侶諧聲之僅倚一形也。且諧聲之字限於一旁會意之字襍出其中。夾从其一形而取合他形之意。呂爲會狀可呂他形合此形則夾可呂此形合他形於彼乎於此乎誰適从乎。此轉注之所由起也。且如慶既从夊則與夊之憂憂

字等矣。乃不列於夕而列於心臭。既从自則與鼻部之糗从鼻。

鼾字等矣。

戠曲也从犬

既从戠則與戠部之戔開也。戔字等矣。

乃不列於自與戠而皆列於犬。又如宀部實寶等字从貝。

寶雖从貫

賈大从貝與貝部貨資等字同而不列於貝。米部竊从宀與宀部竊

竊等字同而不列於宀。所㠭肤者則於水之流轉灌注。誦輸互受溝水注。洫則歸洫。洫水注渠則歸渠。渠水注川則歸川。此又

百四十部之所㠭流誦無礙也。使無轉注則拘文牽義。會意一

門且不能成字矣。

會意之字有不用轉注者如圭从重止玆从二玉曷从馬○其𠂇玉从王有點之類故與

轉注分爲三門也

既大會意一門而轉注之例又曰同意相授者卽明示所㠭會

意之法謂彼部與此部同意可由此而授之彼也止戈爲莖剴
戈部而又从止則與止部字可爲類也人言爲信剴言部而
从人則與人部字可爲類也大部之戾从戶授意則建類於戶
矣戶部之寶从貝授意卽建類於貝矣故夫轉注之例有从他
部來注部首㠭注部中字者是爲直注有从他部來不注部首
而僅注部中字者是爲旁注火爲交注可互相注也此須合全書觀
之不得泥考老之偶同一部蓋直注者轉注之正例旁注交注
者轉注之誦例也老考爲直注是㠭老注考不得謂㠭考注老

字由他部來不注部首而塵注部中字其說侶舛不誣也請
更證之八篇戶部字皆从人身取義及於人之服用則如扉

屬

屢屢之是也又及於人之居處則如屋

屢也屏層

重屋也

是也是戶

部字已不一類矣而扉屢字與屨部屢屢等字爲類屋屏層字與七篇「部之室宅等字爲類其不必列諸屢與戶者則曰類中有類隨所比附故也且屋从戶室从宀矣而又云屋與室皆从至室下日實也从宀至聲室屋皆从至所止也案室當日从宀至至亦聲」曰隔篇隔部之字舍其同類而私相从焉非類中有類之明證乎試取譬焉一祖之裔繁至萬千楚越齊秦各隨所適則禮法轉徙交錯於列國中矣湊聚成族固繁有徒戍或偶有奇零相依異地氣誼之親則同意相授也派其支派則各建類於其首也許氏固云字者孳乳而生矣

說者曰指事象形諧聲

次曰
形聲

會意四者爲字之體轉注假借二

者爲字之用又謂四者爲造字之法二者爲用字之法皆誦人之見而微有變移由㠭互訓爲轉注故云爾也夫轉注則次字之體而造字之法矣今當易其說曰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者造字類別之法轉注者造字流誦之法何者轉注固兼事形聲意而爲之但多涉乎形與意耳轉注多由象形字如毛戶等是也惟諧聲字不由轉注狀狀許謂聖與畱同意而畱从田畱聲聖从土从畱省則聲次可爲轉注矣畱聖皆訓止故云同意聖今坐字蓋指於事矣復取象於形象其形矣復倚象而諧於聲夫指事象形屹狀兩概猶之奇耦陰陽之各別至㠭聲兼形則合併之遺生焉至今二字二字三字四字曰會意則六爻有推之遺生焉而轉注則出

入於六十四卦之中。所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者也。其相生相成之體狀各當秩狀，不紊信極者之謂聖矣。

綠漪艸堂文集卷二終

男式常校梓

綠漪艸堂文集卷三

湘潭羅汝懷念生著

說

楊鳥說

爾雅釋鳥楊鳥白鷺疏云楊鳥一名白鷺郭云俗鷺尾上白乾隆四季殿板注疏如此後有攷證云楊鳥二字石經鄭樵本从合爲一字俗鷺音楊今觀邵郊附爾雅本皆俗鷺邵本且云藍本誤分楊鳥爲二字釋文及唐石經皆俗鷺今从之又云玉篇俗鷺白鷺俗鷺尾白雁字疑傳寫之謬郊本引王照圓詩小紀云鷺俗字當俗楊故謂詩之鷺揚灰當俗楊蒙意則曰爲爾雅

之楊鳥灰當作揚鳥鳥既作鷺則灰有揚舉之象也。作楊則無義觀邢疏灰稱楊鳥必所見爾雅之原本如此何得據唐石經而轉議監本之誤分爲二乎試思鷺成何字乃後人混加邊旁之陋習如鵝鶴鷗鷓凡屬鳥之字無不加旨鳥旁何可據爲典要乃毛氏汲古閣注疏本作鷄并邢疏灰改楊鳥二字作鷄不知邵氏何旨不據殿本而用明人刻本也其所云玉篇云白鷺俗雁疑爲傳寫之譌者蓋白鷺俗鷄而鷄本从佳从人瘖省聲其字俗瘖故傳寫或譌作雁而今之玉篇本則竟作从鳥之鷄爲尤譌矣又康熙字典鷄字引玉篇有本作楊三字今玉篇無之而小板字典則復有分楊鳥二字爲誤之說出原板字典之

外是今天下之書不同文矣

鬻周說

爾雅鬻周郭注子鬻鳥出蜀中音義鬻音規疏云鬻一名周今謂之子規說文鬻篆下曰周燕也从佳申段本作山象其冠也商聲

从山象其冠也

一曰蜀王望帝姬其相妻慚亾太化爲子鬻鳥故蜀人聞子鬻鳴皆祀云望帝也爾雅說文原本如此而解家句讀不同讀爾

雅鬻周連下文燕燕鳧者詩疏引食人云鬻周名燕燕又名鳧

御覽引孫炎云鬻周燕別名謂鬻一名周燕者桂氏續引龔

氏麗正之說一則曰鬻周爲燕一則曰鬻爲周燕俱不謂鬻爲

子規也然玩說文實曰鬻周爲燕篆下脫鬻字百而舉其形聲意謂

是亥燕之一種。自而蜀王化子鳴之說則曰：「曰別之是本不
曰子規爲鳴周之正義與爾雅鳴周燕燕鳩之文至爲脗合。爾
雅於一物常別三名四名說文亥然如雅楚鳥也。一名鶯一名
卑音壁居秦謂之雅之類。則燕燕爲鳩爲鳴周又何疑乎？然尚有
可疑者。鶯从商聲。商从口內音義皆與訥同。何由讀如攜又讀
如規。爾雅鶯音規且子規者史記歷書俗稱鳩。高唐賦俗稱歸。廣雅
俗稱鵲。又俗子鳩鳩與規同離騷俗稱鳩鳩。張衡思子賦俗稱鵲鳩。
此外不可悉數。竊謂蜀人見此鳥而懷其主。則祝之曰子歸子
歸。而因曰名之。其後遂謂俗子規。而并改鳴音爲規。曰就之。又
展轉生出鵲鳩子鳩鳩鳩鵲鳩諸字之不可究詰。夫此鳥之名

杜宇者杜宇本蜀王之名而又稱爲杜鵑又稱鶗鴂又俗鶗
言至鶗本音壇鶗本音費而灰別音曉音玦㠭爲鶗鶗而注爲
子規鶗本音膚而云與規同此殆鶗字誤夬爲夫而强音爲規
傳注家望文生義畧無辨證徒爲辭費矣然鶩周灰燕之一種
盲正如又鳩九屬醜類各殊名爲燕而不必其爲鳩也爾雅二
條侐當㠭一燕字綴上條鶩周下庚其辭完而下一條燕鳩二
字灰明或謂燕燕與燕別者不知國風㠭四字爲句故重言之
卽漢童謡之燕燕尾涎涎灰㠭咽燕字與咽涎字疊韻此自詞
家諳龢句調之法如葩經中顯顯振振皆是惡可據㠭定名物
哉說文嚮下之周燕也初灰謂是楚鳥楚雀之例反覆推之而

知其非然實周上脫一鶡字也

說鵩鳩

鵩鳩歐陽永未詩綠窗鵩鳩催天明注鵩鳩催明鳥京師謂之
夏雞字書鵩音匹亥音卑鳩音夾爾雅鶠斯鵩鳩郭注鶠鳥也
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亥呼爲鵩鳥鵩音匹說文佳部雅楚鳥
也一名鶠一名卑居秦謂之雅鳥部鵩卑居也郝氏爾雅義疏
引犍爲舍人呂爲壁居卑當讀壁不當讀匹案壁爲卑之入聲
古人或平或入多通讀也說文雅爲楚鳥段氏謂其名楚鳥非
荆楚之楚然其下曰秦謂之雅則楚謂之鳥矣況重湖鴟陣往
往千百爲羣殆自答而然也而此鳥亥與鵩鳩逕涉不得因有

鶡字而比傳之而鶡鳩灰不得卽爲夏雞觀元末詩云田家惟聽夏雞聲夜夜隴頭耕曉月故聞鶡鳩而動歸田之思鶡鳩至天明而始一聲兩聲豈但夏雞之夜夜耕月意惟伯勞之類始日復鳴而又在夏鳥則四時有之不得獨屬於夏而鶡鳩迄不能定爲何鳥也

說戴勝

月令季夏之月戴勝降于桑鄭注戴勝織紝之鳥呂氏春秋俗戴任降于桑高誘注戴任戴勝也淮南子則訓俗戴鵠降于桑注云鵠戴勝鳥爾雅鵠鵠鵠彼及切鵠皮戴鵠郭注鵠卽頭上勝今人呼爲戴勝鵠鵠猶鵠語聲轉目李巡引方言有鵠鵠

戴儻戴鵠戴勝。鶡鴟服鶡鷦鷯諸名。郭璞注方言曰：勝所曰纏紅。所謂頭上勝也。今戴勝鳥，尾山鵠而尾短青色，毛冠俱有文飾，若戴華勝矣。顏師古曰：勝婦人首飾。漢世謂之華勝。綜諸說觀之，則此鳥本名鶡鴟。見於爾雅，而說文亥有貶鶡二篆。戴勝乃其別名。鄭氏所謂織纏之鳥是也。纏機樓也。字或作纏。呂氏春秋俗戴任，猶爲同音之僭。淮南書及爾雅俗戴儻，則其時牽合臆撰之俗字不足引證者也。其鶡鴟服鶡鷦鷯皆从鶡鴟二字，輾轉生出無甚異同。而究草辨戴勝爲何鳥，師曠禽言楊雄方言皆謂戴勝卽爲布穀。爾雅疏辨之謂戴勝自生穴中不巢生，鴟鳩非是戴勝。陸佃埤雅次云：男事興而布穀鳴，女功興而

戴勝鳴自非一鳥繹此二語乃知康成謂爲織紝之鳥正曰某
催蠶爲言催蠶故降於桑月令之文火非泛設然究莫指爲何
鳥也郝戶部爾雅義疏云卽今之穀穀殼小於鵠鳩黃白斑文
頭上毛冠如戴華勝常曰三月中鳴鳴自呼也今火未見其形
未聞其聲若李時珍曰爲卽鶡之呼山鵠者又曰爲卽鵠鳩之
稱鳥賜者皆未確也

爾雅鵠鳩鵠注小黑鳥鳴自呼江東名爲鳥賜李時珍曰鵠
鳩音批及又曰鵠鳩戴勝也一曰鵠鳩鵠俗批頗鳥羅願曰卽
祝鳩也江東謂之鳥曰又曰鵠曰小於鸕能逐鸕今俗謂之鴉
犁又更輒鳴曰架架格格滇人呼爲榨油郎火曰鐵鸚鵡能啄

屬鶲鳥鵠乃隼屬也汴人呼爲夏雞古有催明之鳥名喚起者
卽此其鳥大如燕黑色長尾有岐頭上戴勝所巢之處其類再
巢必鬪案時珍曰鷂鳩爲鴟鳩所不可知至曰爲戴勝則爾雅
鷂鳩與鵠鴟已分別矣

說鴟鳩

爾雅鴟鴟鷂說文同爾雅疏舍人云鴟鳩一名鷂鳩引陸璣
詩疏云鴟鳩俗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爲窠曰麻紝之
如刺鞍狀謂之鞍雀先儒皆目爲今之巧婦郭注此云鴟類是
與先儒意異也案郭璞之目爲鴟者乃誤目鴟鳩爲梟也舍人
據陸璣詩疏議之是矣

狂茅鴟怪鴟梟鴟爾雅列此三種注茅鴟似鷹而白怪鴟卽鴟
鵠也見廣雅江東呼此屬爲怪鳥梟鴟爲土梟疏云茅鴟一名
狂梟一名鴟郭云土梟說文云梟倉母不孝之鳥故冬至捕梟
磔之字从鳥首在木上詩陳風毛傳云惡聲之鳥也一名鴟二
名梟一名鴟案怪鴟卽鴟鵠江東呼爲怪鳥者卽梟鴟郭注土
梟者也觀莊子秋水篇鴟鵠夜撮蚤察見豪末畫出膜目而不
見耶山非卽今之梟乎梟頭侶貓而侶惡聲故人呼爲怪鳥與
土梟非二物也又案爾雅鳥少美長醜爲鴟鴟注鴟鴟猶留離
詩所謂留離之子疏引陸璣詩疏云流離梟也自關而西謂梟
爲流離張奐云鴟鴟食母許慎云梟不孝鳥是也流與留同是

則鴟鴞也。鴟鴞也。鴟也。皆梟也。而非鴟鴞也。

梟與鴟判然二物爾雅說文皆分別甚明其互混則經傳中之
僭鴟爲梟也如毛詩中惟瞻卬之爲梟爲鴟曰喚袞姐之言毛
訓爲惡聲之鳥者尙用本字若陳風之有鴟萃止幽風之鴟鴞
鴟鴞魯頌之翩彼飛鴟皆是惡聲之梟非穀雀之鴟鴞也然陳
風魯頌字雖伯鴟而毛傳皆訓惡聲之鳥是毛所見本伯梟非
伯鴟也惟幽風之鴟鴞毛目爲鴟鴞告語取子之鳥則是自呼
其名與下句語意不貫故集傳目爲此鳥之呼鴟鴞於文爲順
則此詩之鴟鴞次是梟鴟非鴟鴞小雀也

莊子見彈而求鴟炙衣當伯梟古人重梟羹目午日賜百官陸

璣詩疏其肉甚美可爲羹臛又可爲炙灌供御物各隨其時惟
梟原文伯鵠冬夏常施之百其美故也

漢書賈誼傳有鵠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鵠曰服誼伯
鵠鳥蹠敍云有鵠鳥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鵠伯鵠不祥鳥也案
諸鵠字皆梟之僭楚人命鵠曰服正字誦謂衣爲惡聲不能諒
飛若有彊服然故名蒙謂服猶伏也謂其畫伏不出也義爲伏
而字爲服火屬同音之僭而後人乃就服加鳥伯鵠鄭注周禮
秋官云天鳥惡聲之鳥若鵠鵠是鄭時已有加鳥之鵠矣

凡曰鵠曰鵠火如雇鳩鳥雀爲鳥之誦稱說文鵠爲鵠之籀文
雖也雖爲鷙鵠之屬乃鶩鳥也而爾雅茅鵠怪鵠梟鵠各自爲

物而皆曰鴟名鴟之本義則爲鳩鴟一名鷦鷯乃曰茅莠爲巢之小雀而鷦鷯稱水鴟然鳩梲爲二物大雅之爲梲爲鴟是也鴟鴟則爲一物幽風之鴟鴟當俗鳩梲或俗梲梲方是取子毀巢之鷦鷯而毛公所見本俗鴟鴟故本爾雅釋之曰爲鷦鷯爾此由本經轉寫之疎遂至訓釋舛不免隨文生義經傳中俗此者蓋不少矣

梲鴟之混爲一始自爾雅郭注始唐陳藏器本艸謂鴟卽梲鄭玄庭草明書云孔穎誣謂鴟鴟巧婦俗名黃雀而小喙尖如錐此穎誣之妄也郭璞注爾雅云鵠鵠鴟之類也晉書翻彼飛鴟毛萇傳曰鴟惡聲鳥也賈誼鵬鳥賦曰鵬俗鴟不祥鳥也又弔

屈原賦曰：鸞鳳伏竄兮鶠鵠翱翔。顏師古注曰：鶠鵠，鶠怪鳥也。鶠惡聲鳥也。據毛傳郭璞顏師古諸儒之說，則鶠鵠土梟之類，非巧婦矣。案邱氏所引諸說孔穎達曰：鶠鵠爲巧婦。此本爾雅說文非妄也。郭璞曰：鶠鵠爲鴟類。僕人卽已辨之。毛萇謂鶠爲惡聲之鳥，乃毛所見本俗梟而後人移寫作鶠。經字譌而傳非誤也。賈誼云：鶠侷鶠反。鶠鵠翱翔。大鶠字譌也。顏師古曰：鶠爲鶠，鶠怪鳥不誤。而曰鶠爲惡聲之鳥，則誤。其誤在不辨本文鶠字之誤，又不辨怪鳥卽惡聲之鳥，不得分爲二也。

詩邶風瑣兮。尾兮流離之子。毛傳瑣尾少好之兒。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而微弱。鄭箋衛之臣子。初有小善。終無成。

功臣流離也爾雅鳥少美長醜爲鶠鶡郭注鶠鶡猶留離詩所謂留離之子疏引陸璣詩疏流離裏也自關而西謂裏爲流離案毛鄭意㠭流離之少好長醜比衛臣之待黎侯不甚切當且旣目爲流離又呼爲叔伯於文義灰不穢順集傳㠭瓊爲細尾爲末流離爲漂檝此二句爲黎人自訴_{喜苦之解}_{義良勝也}又案說文有鶠無鶡鶠下曰鳥少美長醜爲鶠離然則鶡乃後紀字鳥名自是留離與邶風之流離或不相涉自毛鄭說詩㠭爲鳥名故郭注爾雅援之也

說釐

釐从里聲家福也㠭字从里故謂家福里者居也誦志引俗

蒙福便失其義而經傳解說各殊堯典釐降二女訓爲旨理義
下之則出於孔疏及文譲注允釐百工訓爲治則出於孔傳畢
命之保釐東郊訓爲理則出於孔蔡之傳後傳詩之釐爾女士
釐爾圭瓚訓予訓賜則出於毛傳合諸說參之竊以爲釐降者
來降也如詩來嫁于周之義來古讀如釐故僭釐爲來也若允
釐百工則又爲利之僭字言歲時既定則俗事有準故百工利
而庶績廣也利之平聲夾讀如釐韻會引古樂府雨雪霏霏雀
勞利長髮飽滿短髮飢口利協飢是也而保釐東郊夾保而利
之云爾釐爾圭瓚傳曰賜也者寶賚之僭字賚從來聲來之古
音入讀力而平讀釐詩貽我來牟漢劉向傳俗釐辭集韻賚有

郎才切不知爲古音也此數釐字皆僭音而非本義惟漢書孝文帝詔曰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如漢曰釐福也此卽家福之義賈誼傳上方受釐宣室受釐者當卽祭畢飲福之謂而應劭注爲祭餘肉師古注謂爲禧之僭字案禧禮吉也

徐

本吉俗告擇詰禧告也又云禱福也桂馥曰告神致福也禮告卽冊祝也古書告吉多誤與熙相補疑禮樂志熙事備成顏師古注熙與禧同與釐音稍隔何由僭用且二字同訓爲福又

何必僭小顏始忘釐之本義大爲傳注之僭義所奪也然則讀書保釐傳之釋釐爲理而然非別有所本也惟史記魯世家之釐公匈奴傳之齊釐公孔子世家之釐姓諸釐字注皆音僖豈

其時釐固讀僖音故相僭邪至篆釐字段氏說文注謂爲釐之
僭字案史記蘇秦傳毫釐不伐將用斧柯漢書律歷志不失毫
釐孟康曰十毫爲釐算經曰十絲曰毫十毫曰釐禮記經解差
若毫釐諸書釐釐襍出而釐之本義爲釐牛尾綰引申曰爲數
名之說惟其字从毛與稟稟爲繩之籀文系繩如筆管爲近者臣鉉等曰俗別俗釐非是爲近不
侷釐之渺不相涉也

說釐

說文厃部釐相謔呼也从厃𠙴又侷謔篆注云或从言謔又侷
謔篆注云或如此又侷謔篆注云古文案相謔呼者謔與惄惄也
同意曰言相恐而呼之也必其事有不正不順或涉姦惡而曰

言恐而呼之故其字从厃不如是則从厃無義而从羑亦無義始羑薦百羞爲相讞羑爲進讞二義判然然則誘當爲羑之或體不當爲羑之或體後人移寫誤曰凡經傳之用誘者爾雅釋詁誘進也詩敍衡門誘僖公也書大誥肆予大化誘我受邦君詩召南吉士誘之儀禮鄉射禮誘射皆引導之義豈相讞之義乎故知誘當繫於羑下爲或體不當繫於羑下也至羑下更剴羑篆爲古文則本字既从羑而羊部復剴羑篆云从羊久聲乎段氏未申明蒙謂此乃誤載當刪也又言部讞誘也誘當剴矣讞曰讞非引導也漢書韓安國傳剴在諸侯讞耶臣浮說宋史岳飛傳淮南之役浚曰尙途糧乏讞飛飛不爲止皆相恐之

義非誘義也。經傳互相誦。段箋注互相訓釋。字書徵引益棼如矣。

說削

削說文。韃也。从刀削聲。一曰析也。息約切案。韃刀室也。从革卑聲。并頂切。詩小雅。韃琫有珌。傳。韃容刀鞘也。疏。古之言韃。猶今之言鞘。大雅。韃琫容刀。傳。下曰。韃上曰。琫。許氏於削具二義。一爲刀室。一爲析。然如書君陳舞倚法。曰削。詩大雅。削屢馮馮。禮王制。君削。曰地。孟子魯之削也。滋甚。皆析之義。惟周官考工記。築氏爲削。注今之書刀。則又竟曰爲刀。而不謂刀室也。漢書貨殖傳。質氏曰。酒削而鼎食。師古曰。削謂刀劍室也。猶存韃之一義。

鞞又音棹禮月令命樂師修鞞鞞鼓字本伯鼙騎鼓也僭用鞞
目削或伯鞞鞞皷皆後起之俗字也蒙文案今曰刻書爲削刷
而說文無刷字惟削下曰削刷曲刀也刷下曰削刷也

切刷九
削居綺

勿濱書楊雄傳般僅棄其削刷兮楚辭哀時命握削刷而不用
兮皆用削刷說文曰削刷爲一而後來分爲二韻會云削曲刀
刷曲鑿未知所本而周禮攷工記註謂削爲今之書刀疏古者
未有紙筆則曰削刻字至漢雖有紙筆仍有書刀是古之遺法
也是謂漢時之書刀卽破工之削而不云削刷然楚辭漢賦所
用削刷但謂曲刀未曰爲書刀也

說墮

左傳定公十一年墮郿墮蕡墮成陸德明音義墮許規反案說文敗城邑曰墮从匚差聲篆文俗墮徐氏夾注許規切臣鉉等曰說文撫瘞字蓋二左也眾力左之故从二左徐意曰爲从二左會意左爲佐之本字非瘞聲也然則許規切爲墮之正音而又有杜果切讀與墮同者墮落也从臼多聲則由段墮爲墮而并从墮者其後譌出一隳字於是讀許規切者則用隳讀徒果切者則用墮而墮之爲字遂廢矣又案說文心部惰不敬也从心隋省惰或省匚肉部隋肉从匚省俱未諧聲而字書皆音徒果切惟是部隨走墮省从也从走甸爲切尙見墮之本音也今韻四支中又有墮注云一俗墮二字十奇中劍墮又劍墮皆訓落也

說薄

薄林薄也一曰蠶薄从艸薄聲揚雄甘泉賦列新雉於林薄注
艸叢生曰薄史記周勃世家勃曰織薄曲爲生索隱曰織蠶薄
也案薄當謂林之密比而艸之叢密與養蠶密織之苗俱得稱
薄方言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薄謂之苗禮月令季春具曲植籜
筐注曲薄也簾文謂之薄禮曲禮惟薄之外不織後或俗猶其
厚薄之薄與訓爲少之薄如詩薄辭我衣薄言采之當是破之
俗字破石碎也从石皮聲物碎則單故與厚爲反對而引申爲
凡不厚之稱今土俗謂物之不厚者曰破適合古義其漢書張
安世傳薄朕忘故唐郭曖曰吾父薄天子而不爲意謂瑣碎不
足取耳皆破之義也其書蓋稷外薄四海易說卦雷風相薄左

傳薄而觀之則迫之僂字迫近也从走白聲謂相逼近也史記蘇秦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義同齊氏憲曰厚薄字當俗禱攷說文無禱集韻云禱音泊禪衣也俗非其義然玉篇云禱儉也約也儉也菲也沾也義同薄此曹氏之所本與段氏謂厚薄之義卽从林薄之無間可入而引申之殊未洽

說忮

忮說文喜也从心忮聲廣韻稱心也可也案戰國策恭於教而不忮後漢蓋勳傳王允曰欲得忮司隸校尉誰可任者蜀志蔣琬傳是㠭默然是戲之忮也諸忮字皆愬字之義愬本俗惡說文忮也漢書文帝紀天下人民未有恩志說文㠭忮訓愬可知

悞卽惄心之謂廣韻云稱心者實得其義說文喜樂也从壹从口歎古文喜从欠惄說也从心喜喜火聲壹

中句陳樂大而上切

見也从申豆今案喜之訓樂於其从壹推之則喜

婢謂聞樂讀

岳之樂

今讀洛惠訓說

今悅字

乃謂心有所悅悞之訓喜字當俗惄

傳寫誤也悞當訓惄或許書互訓之例而訓惄火可誦者心目

惄而始惄未有不惄而惄者言惄而惄在其中也今字學轉變

婢謂悞爲爽悞爲急疾增韻有此二義寢失古義故於古書多不誦也

後漢書華陀傳體有不悞此言體不悞耳如易旅卦心未悞

也則言心之不悞適然必指體與心言之不悞字乃有著輒耕

錄乃云世謂有疾曰不悞此沿華陀傳而失其文義也單言不

悞曰謂人之疾然則問疾者可言問人不悞乎修書曰問而曰聞君不悞抑知何惜若書言王不豫乃諱言疾病曰尊上之辭又非尋常所誦用矣戰國策注悞謂縱逸也火誤

說威

說文威下曰姑也从女从戌漢律曰婦告威姑徐鍇曰土盛於戌土陰之主也故从戌案威下當俗威姑也而後引漢律威姑曰證之若威卽謂之姑則威姑不成重文乎威姑者猶嚴父之謂不得謂嚴之卽爲父也婦之畏姑如子之畏父故威之爲義婢屬於姑而引伸爲凡有畏之稱婢屬於姑故从女婢制其婦哉从戌戌滅也言滅其剛悍之性也此制字之本義也威姑連

屬不得單謂之威而廣雅釋親姑謂之威者則殆其時有此省文之稱猶今之稱父爲家嚴而傳寫說文者之所曰脫去威字也又从戌下當云戌亥聲威之平聲古當讀如綏入聲則爲戌爾雅釋言威德也皆曰疊韻爲訓如是而書之惟辟佞性雅辟佞性惟辟玉食詩之我其夙夜讀如畏天之威于時保讀如辟之皆可得而韻之矣朱氏駿聲說文誦訓定聲謂威爲君之雙聲假借引爾雅君姑曰證之者非是

綠漪艸堂文集卷三終

男式常校梓